



唐撫言卷第十一

反初及第

劉軻慕孟軻為文故以名焉少為僧止于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于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反初不第

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梁名內場為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貞籍崇庭譴之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宏詞崇職受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通第為梁太祖後事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cursive scrip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a note, located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天祐中在翰林大祖頗奇之為謀策極力媒孽宗
竟罹冤酷

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主右丞所知句有微
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擊節不已
維持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
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
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
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
闕休上書南山歸卧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上

聞之憮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
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賈島字閻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
矯浮艷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
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
重其衝口直致求之一聯者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
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
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島尤肆海上訝之他日有
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晉州司倉
而卒



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早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舍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為責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為詞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醪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薦舉不捷

張祐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罕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祐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祐之詞藻上下稹對曰張祐彫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為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領之由是寂寞而歸祐以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
廉問特表薦之于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
人皆給硯璘緝綿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
題黃河賦三千字数刻而成復為烏散餘花詩二十
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為迴颺所卷泥滓
沾漬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
須復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楨七千餘言詹事傳
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黃河賦復
有僻字百餘請璘對眾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
路庶人方當釣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

見帝嚴聞之大怒亟命奏嚴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
曠于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已得復失

楊知至會昌五年王僕射重奏五人源重楊知至楊
嚴鄭朴竇緘奉勅特放楊嚴其餘四人皆落知至感
息自弔詩曰由来梁燕與冥鴻不合翩翩向碧空寒
谷謾隨郗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當時泣玉情雖異
他日啣環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蕩無因得醉杏園
中

張漬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漬等八

人趙渭南貽漬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個是
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以德報怨

裴均舉宏詞崔樞考之落第及均為宰相擢樞為禮
部笑謂樞曰卿以報德也

賈泳父脩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常佐武臣倅晉
州昭宗幸蜀三榜裴公時為前主客負外客遊至郡
泳接之傲睨公嘗箝笏造泳泳戎裝一揖曰主公尚
書邀放鷄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贄頗銜之後公三
主文柄泳兩舉為公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泳潦倒

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惡分踈

宋人許畫閩人黃遵：嘗宰滑州衛南與畫聲跡不
踈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遵謗畫嘗箝笏背矣畫性卞
急時內翰吳融侍郎西銓獨孤損侍郎皆畫知己一
旦畫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
畫遣其年俱落

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典考功蘇即中璞
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啟事
溫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己名璞得之大怒拯

聞之蒼黃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更懽也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御猶為郎吏亦寓于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于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執持太過翻達空函

怨怒 貢直附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于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

把酒危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裁首荷還同楚客詠江籬即君漸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然入皆呼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即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即君拜相當于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

龍鱗

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
我作宰相與你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
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
崔公下過堂

崔珣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薦之
于朝崔拜芸閣讎校縱舟江滸會有客以絲桐詣公
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馬迎珣共賞絕藝珣應
召而至公從容為客請一篇珣方懷佛誓因以散泄
所蓄詩曰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
河南房次律始終怜得董亭蘭公大慙恚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公橫海殊量干霄偉材鬱鬱為
能賢特負公望雄筆麗藻獨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
流俗其為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遏姦邪其任郎官
也則彌綸旧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則專掌綸綍
翱翔掖垣其遷侍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禮物良由
心照明鏡手握純鈞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謙能
下士貴不易交頃辱音書恍若會面眷頌之重宿昔
不渝執翫徘徊緘箴反覆伐木之詩重作採葵之詠
再興何慰如之幸甚幸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
愚忠每存然諾背憎噂喏少小不為蘧蔭戚施平生

所恥故得從遊君子廁跡周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
聊因翰墨輒寫蕩蕩公往在臨淄請僕為曹掾喜奉
顏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賞斗酒嚙肉何曾
慙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子俱在屬城僕
濫同人見稱四友常因醉後遂論晚暮官資衆識許
公滎陽敦然不顧公誠相期于下郡咸及為滎志氣
之間懸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唯僕尚
存得親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
時是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
夜還連榻行邁靡：中心搖：及次新鄉同為口號

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煙波半含
春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數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
所屈斯可為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
坊早已酸寒復加屯躡屬公家豎逃逸竊藏無遺賴
僕僑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遇時月以盡有無巷雖如
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詆僕以衣袖障
塵僕詠公以漿粥和酒復有慈姬提携破筐頻來掃
除共為笑弄此疇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
僕亦罷官時為貧士于馬貫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
便成野酌留連數日款曲襟懷旋愴分離遠行追送

他鄉旅寓慘袂淒然雖限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
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
魏十四華館頻詣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讌語應
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若無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
悵偏形此疇昔之情五也公遷侍御僕忝起居執法
記言連行供奉舉日相見為歡益深煥爛玉除之前
馥郁香爐之下仰戴空極盡親朝儀若在鈞天如臨
玄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曹公自臺
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陪行就
食尋常接坐攀由鴻鵠倚是薰葭咫尺餘光環迴末

職官連兩載事等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進士
文策同就時即廳房信宿重闕差池接席倚楹之務
仰山彌高子時賢即幼年詞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
祈奚僕聞善必驚是敬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
果飛騰已遷京縣雖云報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
八也凡人有一于此猶有可論况僕周旋若斯足成
溪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稱揚故為繁冗
今公全德之際顧交者多昔公未達之前欲相知者
少于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居甚易之時下走處誠
難之日本以義分相許明非勢利相趨早為相國所

知累遷官守其在銓管也用僕為京兆隊其在台衡
也用僕為尚書郎隻字片言曾蒙激賞連讒被謗併
與辨明察於危難之情知在明教乏地後緣疎情自
取播遷顧三省而多慙甘一點而何贖歷司馬長史
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周星歲從閩適越染瘴纏
疴比先支離更加枯槁盡作班鬢難為壯心常情尚
有咨嗟故旧能無歎息非辭坎壈但媿柳飲徧觀昔
人沉淪多因推薦其有超然却貴自達十不二三以
管仲之賢須逢鮑井以陳平之智須遇無知以諸葛
之才見稱徐庶以禰衡之俊見藉孔融如此之流不

可稱數其於樗散必待吹噓如公顧盼生光剪拂增
價豈忘朽株之事而輕連茹之詞乎即有言而莫從
未有不言而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
非敢望也復恐傍人踈聞貝錦成章僕既無負於他
人豈有嫌于僕愚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復
難重爾常試大抵如之或在蒼黃或于疑似都由聽
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釁隙廉蔭獨能生覺
蕭未杳不深知併出時談可為殷鑒且今之從政必也擇
人若非文儒祇應吏道僕于藻翰留意則一筆成章
僕于幹蠱專精則操刀必割歷官二十五仕入事三

十餘年夫琢玉為器者尚掩微瑕俾木為輪者猶藏
小節僕縱有短身還有長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已久
小郡偏州常才為之嗟乎不與其間益用憫悵要欲
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幾何竟當遂否
天不可問人欲奚為然則同時即官及餘親故自僕
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皆負聲華豈無知己不與
年壽相次致于泉扃有若范宣城就中深密最典追
從亦思題篇匪朝即夕索然皆盡非慟而誰不奈吾
儕多從鬼錄獨求榮進實愧無厭向前借譽于公
是謬自頃探釋氏苦空之說覽莊生齊物之言寵辱

何殊喜愠無別希求進速者未必以前有永甘棄
者未必以後無倚伏何知吉凶無定朝榮暮落始富
終貧范卷簣而後榮鄧賜錢而餓死當黜而貴折臂
猶亨翻覆何定波瀾飄風雨任推轉倚必越性

干祈但以鄴城最當官路使命來往賓客縱橫馬少
憇鞍人當倒屣俸祿供奉蓋不足言筋力漸衰故難
堪也倘少乖阻即成憾詞誠無濟之義存若屢空而
理在加以物務牽率形役徒勞幸有田園在于河內
控帶泉流交映林亭密邇太行九疊藥物素書數千
卷足覽古今子姪五六人薄閑詩賦兼令佐酒何處

更引園基別成招隱風來北牖月出東岑往
觀魚時、夢蝶唯開一徑懶問四隣潘岳于是閑栖
梁竦由罷歎行將謝病自此歸耕倘不遂微誠明
神是殫遠陳本末之事庶休行藏之心秋中漸涼唯
納休謚出處方異會合無期願以加餐匪唯長憶不
具張楚白

任華貢直上嚴大夫戔逸人姓名華是曾作芸臺
校書郎者輒敢長揖得三尺之童奉戔于御史大夫
嚴公麾下僕隱居巖壑積有歲年銷官情于浮雲
擲世事于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榮非求利

昨遷拜中憲臺閣生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
言之何者華自去冬拜謁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
許以補衣相期眾君子聞之當仁矣華請陪李太僕
詣闕庭公乃謂太僕以任子文辭可為卓絕負寃已
久何不奏與太僕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
待何前緊而後慢若是耶豈華才減于前日而公之
忽遇薄于茲辰退思伏念良增歎惋耳况華常以三
數賦筆奉呈于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來高妙今
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
舉遺滯為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

之次曾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弃前日之
信乎華本野人常思漁釣尋常杖策歸乎旧山非有
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望于公其留
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仕華頓首

華與京尹杜中丞書中丞閣下僕常以為受人恩不
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
無何建母喪家貧假貸服具而辟陽侯乃奉百金往
稅焉及辟陽侯遭讒而竟復免者建之力也其後淮
南王以諸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以曾役來亦受其
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立之門固不易耳僕

非求名非求媚是將觀公俯仰窺公淺深何也公若
帶驕貴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謂威足凌物不能禮接
于人則公之淺深于是見矣公若務于招延不隔畧
賤念半面之曩日迴視眼于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
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
子之末豈不敢成公之美事乎是將投公藥石之言
療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
先之以卑辭中之以喜色則膏肓之疾不勞扁鵲而
自愈矣公其善聽之何者當今天下有譏諫之士咸
皆不減于先侍郎矣然夫在于倨闕在于怒且易曰

謙：君子卑以自牧，復語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頃者，似不務此道，非恐卑于君子，亦應招怒于時人。禍患之機，怨讐之府，豈在利劍相繫，拔戟相撞。其亦在于辭色相于，拜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秀獲罪，嵇叔夜為鍾會所圖。古來此類，蓋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為深誠乎。必能遇士則誠于倨，撫下則弘以恕，是可以長守富貴而無憂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不用華言亦唯命。明日當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華與庾中丞書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路一

到京輦常以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衛霍之廬。苟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一昨不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于名公大臣曲垂剪拂，由是以公為知己矣。亦常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是益知公懿德弘遠，必能永保貞吉。而人有終始之分，不狀何乃前日輒不自料，而有祈丐于公，執若道不合，雖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為壽，僕終不顧。况肯策款段，崎嶇傍人門庭，開強言乎。矧僕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即當分減，狀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于公，且凡有

濟物之心必能轍于已方可以成濟之道公乃曰今
減豈轍已之義哉况自蒙見許已經旬日容舍傾聽
寂寥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為閑事
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于信而薄
于義則四方無所取唯公留意耳任華頓首
華告辭京兆尹賈大夫書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
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為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
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婁從命無難
色此豈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
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竊見天

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則
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于恃才傲物耳僕感
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澆君恃
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來思
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耻從賣醪博徒遊者乎
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
何見之晚邪抑又聞昔有璧者耻為平原君家美人
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
忍居無何賓客別去過半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
不殺笑璧者用君為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

即日斬美人頭造壁者門謝焉賓客由是復來今君
猶惜馬蹄不顧我况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執僕亦
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即解體者也請從此辭
任華頓首

崔國輔上何都督書履
崔國輔謹上書于都督何
公節下昨有自府庭西還者云君公垂責以為急于
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忘說人為近佞媚也
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
下非禮勿定官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樽
節退讓以明禮修身踐言合道以成禮今人無禮多

涉于佞媚不全于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致善行
者為失禮悲夫古之有禮者則貴今之有禮者則賤
雖然君子終身不棄禮為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鷄鳴
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常見君公有謀贊之能
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
徒見待君公聞叔向子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
退然不勝衣為晉國之望張良婦人也而懦次之華
宜君公不禮蕭曹為力筆吏碌々無奇節百里奚
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于楚張儀
之利口鞭于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

言卦

朱灣別湖州崔使君書灣聞蓬萊之山藏香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子潢澗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某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請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某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戰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况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

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路旁風便囊中金貨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

論曰夫子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之遜人不以為誦言之危人不以為訐蓋言與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來未有如丘之聖者儒有用言于進幾乎若乃交道匪終得言紀之者時則有其人矣

唐據言卷第十一

唐撫言卷第十二

自負

杜甫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
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
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人日飢
寒趨路傍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論心背面笑寄謝
悠々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甫獻韋右丞紉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文人試靜聽
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
下筆如有神賦料楊雄敵詩將子建親李邕求識面

王翰願卜隣自謂頗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
再使風化淳此意竟蕭索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年
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与冷炙
到處潜悲辛主上頃見微歛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
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
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快
只是走駿今欲東入洛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
迴望清渭濱常擬報一冷况懷辭大臣白鷗没浩蕩
萬里誰能馴

崔仁師之孫崔湜并滌及汶兄泄並有文翰列居清

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人及
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
豈能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受萬年錄事
流外官共見掌執訴云赤錄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
進士欲奪則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

鄭起居仁表詩曰文章世上爭開路闕閱山東拄破天

張曙拾遺与杜荀鶴同年嘗醉中謔荀鶴曰杜十五
公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与張五十郎同年爭不榮
荀鶴應聲答曰是公榮小子爭得榮曙笑曰何也荀

鶴曰天下祇知有杜荀鶴阿沒處知有張五十四郎
盧延讓業癖澁詩吳翰林雖以賦卷擢第然八面受
敵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說詩一篇斷
句云因知文賦易為下得之乎子華笑曰上門惡罵
來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
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為閹媼脂燭之費曰之
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以得倍於常也

劉允章侍郎王文年榜南院曰進士納卷不得道三
軸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

元次山中興頌序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路陽明
年犯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
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夫立聖德大業者
必有歌頌若今歌頌聖德刻諸金石非老於文學其
誰宜為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以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
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
者蓋稀矣

王適待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
黜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

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以作書緣路歌趨直言試
既至對語驚眾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尚書題集後曰詩源何代失澄清處、狂波汙
後生常感道孤峰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
欺韓信枉被諸俠殺福衡縱有縵山也無益四方聯
絡盡蛙聲

王貞白寄鄭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
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冰蠶乍吐絲直
須天上乎裁作領巾披

袁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曹州布衣袁參頓首謹

上梁公閣下參將自託於君長為君用欲之乎且參
之託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懷相印不失通侯壽
客滿堂黃金橫帶則參請以車軌所至馬首所及而
掩君之短稱君之長使天下之人不能議君矣若使
君當不測之時遠不測之禍身從吏訊妻子滿獄則
參請以翳、之身眇、之命伏死一釁以白君冤使
酷殺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緣謗書不得見察
卒至免逐為天下笑則參以一寸之節三寸之舌抗
義犯顏解子闕庭使逐臣之名不能汙君矣君有盛
忿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士議欲侵君則參請以直

詞先挫其口不爾則更以背血次汗其衣見凌之羞
不能醜君矣若使君事生不可知千秋萬歲後而君
門闌卒有飢寒之虞則參請解參之裘推參之哺勉
勉不怠終身奉之使子孫之憂不能累君矣此五者
參之所以利君而自託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
人不易忝于君非有食客之舊門生之恩今便欲自
託于君長為君用得無不知參意而疑參妄乎狀妄
人實亦有以何也參行年已半春秋容復數載黃金
盡烏裘弊屑腐齒落不得成名而親之在堂終莫
有慰日莫途遠不知所為狀獨念非君無足懷者故

今敢以五利求市于君冀君一顧見誠使得慰親恐
懼參聞言為必聽者出義為知己者行丈夫雄心能
無感激况今以親之故而祈德于君使君歡狀弃
不見拒爾後即參尚何面目遂得默狀而已哉本向
時之言終不負德夫幽則有鬼天則有神鬼神之間
參所必有如使參敢負於君者則鬼神之靈共誅之
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偉才四入為相艱
難情偽君盡知之至于進人亦多矣狀亦能有以參
之五利而許君乎參必愚儕黷生而自守取咎爾則
君之相士何其徇耶至愚殆欲窺君之鑒矣頓首頓

者參今亦不敢盛稱譽上始于君狀竊自言之正參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見相以義則參之本圖若見相以才則惟君所識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參顧北時坐而相弃語曰厚利可愛盛時難再失利後時終不有悔君獨不聞蒯人之泣乎昔蒯人為商而賣冰于市客有苦熱者將買之蒯人自以得時欲邀客以數倍之利客于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蒯人進且不得冰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雲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賣冰之秋而士買冰之際有利則合豈宜失時苟使君強自遲理至

冰散則君尚欲開口其事焉得哉願少圖之無為蒯人之事也參頓首

輕桃戲謔嘲詠附

顧雲大順中制同 昭業等十人修史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搢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雲臨岐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惑因潛啓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

悠。雲吁歎而已

李白戲贈杜甫曰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
午借問形容何瘦生祇為從來學詩苦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紙
糊案子面昌圖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
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
獻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誦曰若海昆季或從容用
咨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于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
而罷光業常言及弟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
銷為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為

輟半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誥仗取一杓水光
業為取其人再曰便于託煎一椀茶得否光業欣狀
与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頗
叙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更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
凡大肉眼今日之俄為後進窮相骨頭

羅隱謝裴廷翰詩卷云澤國佳人唯粧半面榮五辯
士或獻空籠

賈島不善程試每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
乞一聯乞一聯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

舍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小儀王堯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即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旂堯遽請下句昭緯應聲荅曰上李系而下王堯小人行綴聞者靡不洪哂天復中自臺丞累貶澄州旬馬中書舍入顏堯當制略曰陵轍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舉人許乘驢鄭光業材質瓌偉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論曰語云當仁不讓於師顏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苟得其道自方于舜不為之太過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歟參以五利受售不繫能否儒行缺矣輕薄之徒終喪厥德旅焚之戒人子其惟慎諸

設竒沽譽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錦襖子羊臂袖卷謁之公大竒之會夜飲更衣賓從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有慙不稱耳既而復易之紅錦尤加煥麗衆莫測矣

王璘舉日試萬言科崔詹事觀察湖南因遺之夾纈

數匹璘翌日以中單襜褕衣之以詣崔公接之大驚
矣

酒失

崔櫓酒後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
醒時羞趨藁催人不自由巨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
卉在前頭

宋人樹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略曰自茲因
酒星於天獄然醉目於秦坑人多詢之
杜工部在蜀醉後登嚴武之床房麟問武曰公是嚴
挺之子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於是少解

韓衮咸通七年趙隲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之
際趙公與之首宴公屢賞歐陽琳文學衮睨之曰明
公何勞再三稱一複姓漢公矐然為之徹席自是從
容不過三爵及杏園開宴時河中蔣相以故相守兵
部尚書其年子泳及第相國欣然來突眾皆榮之衮
房麟曰賢郎在座兩頭著子女相公來此得否相公
錯矐而去及泳歸公庭責之曰席內有顛酒同年不
報我豈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與之歡醉矣

史葺上李中丞書禍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身府
幕塵忝下寮而 犯威重前後非一中丞審葺豈非

知禮之人豈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馬塵十有三載盃
酒歌詠久蒙提携未省竟有羌失中丞因賜賞鑿辟
書府及陪接萬里星霜二年正當策名之時豈願固
有干觸此蓋命之牽陷一至於此實非常情之所料
也豈非十二年間東馳西走肝膽塗地竟無所成髣
髮斑白幸逢推薦恩命垂至自貽顛危昏昏薄言固
知攸處豈非命矣豈非命矣且初坐之時每舉一盞
酒未嘗不三思其過似覺體中有酒亦哀請矜量既
對衆賓復不敢苦訴俄而迷亂乍合若怪魅以憑心
神事且不知死亦寧悟哀哉微命有此舛剝中丞縱

寬以萬死畏亦無所施其面目不即引決者伏念累
世單緒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之兒息封樹何日先
靈靡安痛此纏道乞哀殘喘今髡剪首髮自為毀責
期在粉骨永知此過中丞旋旆之日願隨一卒步走
後塵洗節布誠以期他効伏願少垂舊惠戀：故人
無任憂悖感切之至謹投書閣下荒僻無叙萬不申
一仍憑押衙口哀謝不宣畏再拜

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後因爭令
擲住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上
獻府主副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

着親情容不得紅絲毯上眠犬離主越管宣毫始稱

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

裏擊筆離毛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

驚玉兒即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馬離廐隴西獨自

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袍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

中更喚人鸚鵡離籠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

交二銜泥穢汗珊瑚筆不得梁間更壘巢鶯離巢故

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眼水精宮都緣一點瑕相穢

不得終宵在掌中珠離掌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

尾弄輪鈎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魚離池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

外不得君王手上擎鷹離主翁鬱新栽五行常將

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筍鑽牆破不得垂陰覆玉堂

竹離亭鑄瀉黃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遭無

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鏡離臺馬上同携今日

盃湖邊還折去年梅年二極是人空老處三何曾花

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弦來樽前百事

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元公詩

論曰蕭琛以桃杖虎靴邢紹以絳縣糾髮所務先設

奇以動衆後務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為一時之

口實者也鄭公之服錦王公之衣纈得無意於彼乎
苟名實相遠則服之不衷身之災沈酗之失聖人所
戒雖王佐之才得以贖過其如名教何

唐撫言卷第十二



